

新緑叢刊

春満哥哥

薔 薇 著

余 屋

BC

16.7

1

春滿哥哥：薔薇

MGT
I246.7
621

新 綠 叢 刊

春 滿 哥 哥

薔 薇 著



3 2169 7083 4

上 海

金 屋 書 店

目 次

春滿哥哥	1
病中	65

春 滿 哥 哥 ！

我的哀愁

春滿哥哥——

.....

這使我怎樣地難受！

啊啊！我要握緊了宇宙，和雞蛋一樣地

向那峻嶒的峭石上摔個粉碎方休！

——

哥哥！

豈使我樣怎地難受……

得了詩絲自殺的消息以後，悶了兩天沒有嘗一點食物，儘讓那一陣一陣的西風把我的魂兒關鎖，無際的辛酸哀愁，把我的心腸浸透！

昨天，呵！是一個薄暮，從玲身邊聽到你的病兒加重，據醫生說已不可挽救。我當時沒有開口，只是心頭悠悠！回到家裏呵！……
……一行一行酸淚倒流到心窩！

憑空地英遞來一封信給我，啊！仔細看清，仔細看清，啊啊！你的筆迹依舊！還沒有拆開呢！淚珠兒零零，雨樣地掉個不停，身兒不能坐穩，死樣地躺到床上去把我的被兒親吻，將我的淚兒從唇邊往心頭吸飲。

且拆開，却又凝神，啊！總是眼花頭暈，
模糊不清！

再來觀看，把你的字兒呻吟，呵！一字一
失魂！這是什麼世界？這世界已不能給我容身！

二

哥哥！

細細地將你的信兒看個分明，呀！你沒有
收到我給你的長信麼？清清楚楚地記得先後一
共是九封，但你一封都沒有收到，這真怪了，
其中一定有作祟的鬼妖！啊啊！我要握緊了宇
宙，和雞蛋樣地向那峻峭的峭石上摔得粉碎才
休！……………

我是你的呀，哥哥！然而你已不是我的了
啊！關於××的消息，你竟堅決地相信，以致
病，以致變，以致……真是我所料不到的一回

事。我當真會辜負了你麼？我的性格，你是深深了解的，我，還容得誰來支配呢！？

然而啊！哥哥，你的死決不是爲了這個渺小的消息造成的吧？！呵呵！玲說你爲了p的……，是真的麼？如果是真的，那末爲了什麼，爲了什麼在你的字兒裏一些也尋找不出呢？

詩絲是我的唯一的好友，我十七，她十八，她是給我認做姐姐的。她的噩耗傳來，我的靈魂已是顛倒得不能安排，不料又從玲身邊聽到你的死耗，他們都說你的死一半是自殺的，這話我可不懂啦！

你呵！哥哥！你是離棄了我，然而我還是愛着你的呀！天長地久，真到宇宙的盡頭，我還是忘不掉我倆的戀歌！

但是我的哥哥！從此這世界裏還可有些甚麼？還有什麼追求！；啊啊！這世界已不是我

的容身之所！

三

滿 哥 的 血 心 之 淚

薔薇，我的妹妹：

啊！你少女，呵呵！你，薔薇！這幾段殘
缺的未焚的日寄記你，薔薇妹妹，求你，求你
，我要死個干淨，求你看了以後將牠焚燬。

……天哪！天哪吾將歸！

隔江兒拋下這墮落的花朵，

寄語白水盡頭——

將我的青春消息，

送到呵——

啊我的薔薇妹妹

春色妝樓，

桃紅心窩。

這紛紛淚血，灑寄東流……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一點！一點，一點！一點，
流到啊！流到那人兒面前休！
人兒！人兒，人兒！人兒，
你你……你在天涯何處樓！！

秋雨風燭樓頭，
夜夜夜夜三秋！
昏昏沉沉悠悠，
朝朝暮暮孤守！
呵！淪落天涯！
只落得呀——
西風孤雁聲愁！

聲聲裏葬送了！

人兒別離時候！

聲聲裏葬送了！

青春年華光流！

妹妹！妹妹！你如果。……

如果還是那樣地愛我，

那你呵……

那你的舊日芙蓉之面，

定比那秋雨黃花更瘦！

八月二十四日

Z 妹。這是我一生不能磨滅的痛恨，我爲什麼要常常跑到你家？當我往你家跑的時候我總是失魂落魄的。——啊！我將怎樣地把我的愛的熱流儘量的灌注給你，我將怎樣地儘量的吸飲你給我的愛的蕊汁？……

昨天從你家裏吃了飯到這裏來是我有生以來最堪痛心的一幕！別離的時候你那油光的眼睛不安地注視着我的神情，我呆呆地回過頭去望你四次，啊，你水紅的雙頰更紅了，妹妹！

太陽火樣地烘着我，走出了村子，我的腳為什麼要向那邊移動？我癡癡地呆着了，夢一樣地回轉了頭頸，啊，只見樹蔭層層，伊人何處！我又夢樣地垂淚自受，這就算離別麼？別了就這樣別了麼？永遠地隔絕了麼？

我萬不得已到這裏來做二十八元一月的教書匠，二十八元也罷，但還要打八折，再要扣除五隻羊的吃，結果只有十七元四角一月，每週的課到有一千分鐘以上，每月的薪水據說還要欠掛。何苦呢？！爲了這一點就會將我倆的情絲割斷了吧？青春是斷送了，天地日月有盡時，此恨綿綿有無絕期？

我對你雖沒有什麼明顯的要求和嚴正的表示；但何時何刻何分何秒不在我心中翻覆着呢！當我的計劃成立，想在你面前拿出勇氣來要求的時候，却在見了你的面的時候消失了，一切都使我顛倒！

其實你是不必我表示的，我已曉得你心裏已很了解我的靈魂的所在，當我把眼睛裏的月光從瞳孔裏射出來圍繞着你的周身的時候，你那時……不自然的，撒癡撒嬌地，怕難爲情地，媚笑，你那油光的眼兒的表情交帶了我以陽光，你緋紅的面孔，我已深深的藏在胸懷；我已滿足了我所希望的安慰。

然而，畢竟是使我揮淚，我一個人到這生疏的僻地來，這本來沒有什麼，我從小兒就是飄流的浪子，但是，但是從來沒有一回使我感到這次離別之感傷的深刻呀！這是我有生以來

第一個痛酸的創傷！Z妹妹，你也同樣地想念
會我麼？（夜深流淚之後）

八月二十五日

Z妹妹我把萬兩黃金買不到一刻的青春，
成年地賣在這裏，我是怎樣地傷心，我是怎樣
地悔恨，我的朋友莉曾有一首詩給我，他第一
句就是——

姑娘，莫把我們的青春在西風中消逝。
將你的花兒給我，將我的花兒給你。

.....

Z妹，你爲我做的枕兒斜倒在床角上已給
我吻濕了，這樣的夜氣蕭蕭，死沉得什麼都沒
有個動靜，我死樣地在黯淡的燈光下嚴肅地沉
默着，妹妹，我已失去了光，雖是還有力，
熱，在炙着烈燄。

我不自主地躺下去流淚了，抱着你給我做

的枕兒緊貼着胸懷，Z妹，那是我理想中的實體的模型的你軟弱的腰圍吧？我把手臂環緊着將我的臉兒溫存的密親着你繡的血樣的線痕，Z妹，那是我沒有攀援過的你的嫩頸吧？續繼地我伸張了手掌，輕微地按摩，Z妹，那是你的我沒有撫摩過的乳峯麼？最後我將頰兒吻着那細緻的花紋，那鮮紅的一朶啊！Z妹妹，那是不是我沒有咬過的你的處女的玫瑰的鮮唇？……………我終於沉迷了，我眼波裏浮動的一幕，祇是層層灰黑的雲塊，一塊一塊地在西風中消逝了，消逝了呀！Z妹妹！

我已看不出世界再有別的，我否認世界上一切的存在真理，Z妹妹，你是同樣的想念着我麼？我看見你的唇色玫瑰樣的鮮紅，你的手臂藕樣的嫩白，你的兩眼鴿兒樣地注視着我，你的衣裾波紋樣地在我面前震蕩，我的眼睛裏

的光已跳到另一個世界裏去了！z妹，何時
見你一面呢！

何時能再見你一面呢！

你是同樣地想念着我吧？（灑淚之夜）

八月二十六日

我的z妹妹，月兒又從天邊無力地爬起了，惺忪的臉，披着雲翳。黯淡的池水，玲瓏然映動了波紋。波紋似的縷縷的往事啊，疏星似的淡淡地淡淡地悶在心頭。我麻木地在樹腳下躺着，夢樣地死了過去，z妹，我的夢何時能投入你的心胸！更加嬌慵地在做夢了啊！今夜月比了那橫在床上睡眠之前，懶散的纖纖素手，撫摸胸懷的美少女。我躺在這崩雪般地柔柔的絨單上面。行將絕氣，我吐了口冗長的斷命的嘆息，對虛無的太空無目的的注視，啊！眼望着那剛出水的荷花朶兒般的含羞的粉紅的白色

的幻景，瀑布樣的輕微的忽促，一朵，一朵，
一朵，一朵，飄浮過我的眼前。啊啊！記得——
是一個初秋的靜夜月白風清；
同看着密密的繁星滿飾天庭，
你說： 那是牛女，
我說： 那是雙星……………

剛共看了幾次中宵明月，便匆匆地與你離
別，懷中不似從前的溫馨了，但，但依稀地彷彿
見你的鬢髮。夜靜，天邊漾着的星辰，疑爲
你之秀眼，那漾漾的光流，疑汝爲盼我而淚落
零零。 （失眠之夜）

月二十七日

昨夜夢，風捲着地上的落葉，我的魂兒繞
你墓側，你墓上有叢玫瑰；開得死美人的臉兒
那樣慘白！你神秘地躺在墓中，周身綠草蓬生，
有似月夜裏的白鶴斂羽松陰。你唇尖上生着兩

柔白蓮，上面有露珠晶瑩，你乳頭立着一對鴿兒唱出銀絲般微顫的歌音。我匍匐下去吻遍你的身心，盡量把愛情吸受，這是血？是淚？啊！Z 妹妹，把我的魂兒浸透！浸透！繼而，我們在月下緩步，你怕草間多露，你懶懶地不說話，軟軟地頭靠着我的肩窩。你脈脈雙眸若有深情難訴……………（夜深入靜）

八月二十八日

昨夜又夢，你已和我不相識了，在路口，邂逅了頭上簪着牛角壓髮的你，你，若有所懷，呆呆地倚在家門，你眼纏綿，一星悲意湧在嘴角，你輕盈的眼角上爬滿了濕潤，你臉上點着清寒的光，不言不語地在倒置你的靈魂，繼而，你低垂螭首立到紫藤花下，紫藤正飛花，淚滴樣的飄在你的脚下不響，你一手支頤，一手攀着垂枝，靜悄悄地墜泣。忽然，你頭上燦着一

星性靈的光，兩手捧着酥胸，黑暗吐舌的在威懾着，淚魂又水晶樣的在你眼裏，冰般地凝着不動，隨即，我惴惴不寧，蛇樣地絞住你的腰，在你的唇上輕吻，爲你哭濕了衣巾。

糊糊塗塗地我睜開朦朧的睡眼，又見你——你啊！你——妝成鬢髻欹不斜，雲裳數步踏雁沙，背我不語向何處——下階自折鳳仙花。最後你染紅了臉兒朝我，問我愛不愛。我話還沒有回答，你却含羞草樣地微笑，低下頭去轉過了身體不語。

我的Z妹妹！怎樣渡過，渡過我青春的心河，你的粉臉，紅唇，使我不安於坐，立。你的笑語，歌聲，我忘却了寢，食。Z妹妹，我是怎樣地思戀着你喇！從頭數，星星記得怎模糊？轉秋波，却不道花命艱幸受折磨！空奔京國東西路，你，我，同忍着，空穿日月梭！

是那次在河邊的一夜，我幾次三番地想向你訴說，用盡了勇氣將話兒推到嘴唇，却又，又被無名的拍力押回胸臆，這衷藏，細雨樣的霧一般的一團，將無訴說的一天了吧！啊！將同葬於衰老的時刻？你啊！妹妹，我的心肝，你可曾發見我底火一般的肉一般的光明的黑暗的嘻笑的哭泣的焦急？妹妹，我的心碎啦！..

現在，我祇有，祇有夢一樣的獨唱着我的希望之愛，歌，唱，我怎能唱出呢？這裏有外人在。

我想唱，唱出你的愛情，——你的愛情是柔美的醪醒，斟吧，斟進我的心杯裏，讓我的心杯永遠充滿着你的，你的愛情！我要唱，唱出你的愛情，——你的愛情是鮮艷之紫堇，插吧，插進，插進我的心瓶，讓我的心瓶永遠地永遠地擁護着你的愛情！我將唱，唱出我的愛情，

——我的愛情是，是不滅之燈，照吧，照進你的心坎裏，讓你的心坎永遠地永遠地，保持着我的火樣的愛情。 (痛哭之夜)

八月二十九日

Z 妹妹，就這樣黯然地和你永別了麼？離絕了麼？我是怎樣地悽愴而可憐呢！我為什麼奔波東西，幹這無聊的所謂‘事’？這樣大的雨點，把我的渾身弄得和落湯雞一個模樣，昏沉沉地把我的脚步無力的舉起，跑到那所謂‘教室’的場所裏去和些不相干的人們做着叫做‘上課’的把戲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嘴裏在說些什麼，爲的什麼？我失去了感覺樣地看着窗外的紅蓼，一些也找不出什麼意義！

Z 妹妹，我將怎樣安排我的靈魂的魂靈！

我的 Z，你是同樣地想念着我麼？至少，你該會有一些往事湧現吧？——不是麼？啊！

那夜有月，我儘量地受納着清涼的風，光，你說，

“留心着涼，哥”，

“並不十分冷，你覺得涼了麼？”我說後注視着你的眼睛。

“……只管捉着別人的臉兒看……”說後你羞了。

“看看不可以麼？”

“慢慢地看着人是……”你又旁着了身體，不言不語地走近了我坐下，我乘勢將你的腰兒輕輕地一圍，不，還沒有圍，你的姐姐出來了，我又連忙縮轉了手，在她雖是沒有留意，在我却以為被她看見啦，在當時我深悔我的粗鹵，等你姐姐在我的對面坐下，你不自然地跑到你姐姐那邊兒去了。你爲我放着憐惜的光在我頭上照耀，Z妹，在那時我心頭騰起了血

紅的悲憤，同時，你給了我充分的安慰之光。

Z 妹，我是怎樣地想念着你啊，隨後你說了一段短短的山歌，我依然記在心頭。——

‘東南風雨長潮天，郎要開船姐要眠，郎要開船乘潮走，姐要探花乘少年。’

妹妹，你是還想着我麼？如果你是想愁，我想你的舊日芙蓉之面現在定比黃花更瘦！

現在大概是夜半以後了吧！我是依然感傷！蟲聲滾沸，浸透了宇宙的春心，一聲，一聲，一聲，一聲，枕上的人兒一聲一斷腸，怎勾消想思賬，從此秋宵夜夜長！

枕上淚，把我的魂兒浸透，心頭擻擻 這一段淒涼爲着誰？分明夢裏，醒來人在天涯，怨聽那微風拂拂，怎耐得夜長如是，渾欲死，擻不下心頭一個人兒！……般般爲你，知多少，多少雨啼風涕，羅怕裏，儘重上一行一行

淚！一燈相伴，加被更添衣，孤魂難寄，寂寞
悽涼渾如此，枕兒香膩是誰的？啊！啊！哭哭
啼啼，枕兒上曾有一個人兒！

幾番還自披衣起，亂紛的心絲教誰理！癡
迷門裏，聽落花敲門疑是你！

轉身兒把冷水在頭上洗滌，啊啊！重思細
憶，心頭轉悽惻！舊恨餘歡總堆積，歎一場往
事，萬分狼籍！些時來，行忘止，坐忘食，手托
頤兒度時光，鏡裏看看減顏色！爲你，爲你，
爲你真相直。

然而，然而音信寂寂，何時與你相覓，心
腸焦急，心腸焦急，就這樣生死隔！從此生死
隔？！生死隔，生死隔，此恨綿綿，對誰分析
！看紅蓼倩影偷吻牆壁，啊！是你麼？啊！徬
徨，啊！是你麼？啊！恍惚！

心魂將怎樣安排？將怎樣安排，夜是長得

這般難挨，難挨啊！難挨，抱住了枕兒慰胸懷。
○把我青春的心，青春的光，流星樣地斷送了
一個長夜，一個長夜，一個長夜。

八月三十一日

Z 姑娘我的妹妹，昨天的心緒是怎樣地紛
亂啊！昏迷了一天，傍晚又被一個姓黃的朋友
拖去吃肉，肉是吃下去的，不過又嘔吐出來了，
朋友很驚慌的爲我不安，我惟有嘆氣，妹妹，
這我很了解，惟有我自己了解，一件件，一樁
樁，那堪對人言！勉強地支持着坐到椅上去躺
下，用冷水嗽了口，洗了頭，才清涼了一些，
但是，妹妹，我的心兒何曾放下呢！

夜飯總算是吃過了，四五個朋友圍在我四
面故意地說些不相關的笑話引起我的興致，最
後他們却又鬧我打牌了，場面上不能不勉強地
服從，於是就四人對面坐下，牌一張一張地摸

進來，心思却一層一層地壓上，他們都是很歡喜的，在這種亂得雞犬不寧的社會之下，每天至少聽說兩次，不是A村的人被殺，就是B村有人送了命，我們還在這裏安逸打牌，這算是無上的幸福，他們每一個人嘴裏都唱出暢適的朗調。然而，Z姑娘呀，我的妹妹，我呢？！不上兩圈，我已昏迷得不能支持了。

忽而湧起了狂風，天抖然地黑得不成樣子，繼而又灑起大雨，風啊！這狂風雖猛，終不及我的情火的燃燒來得熱烈，雨啊！這暴雨終不及我的愛的熱流的沸騰來得有力！

這種陰沉的天氣要算最相宜於我的了，我是惱厭那些微風和暢的天氣，那種天氣怪會使我枯燥，無謂，寂寞，煩惱，因為這原是一個孤獨的我，孤獨的我魂兒何處投寄？我不需要，那樣的天氣怪會教我懊惱！

但是，我的妹妹啊！這樣的風雨之夜我又怎能忘記我倆那一次在廊下看着石榴花紅的光景呀！那時的雨點比這次還大，你還記得麼？——你說石榴花上凝着的雨點和第一夜的淚珠兒一樣的甜蜜的風光，是值得我們賞戀的，不料在我正為這件事默默無言的時候，月亮又偷偷地從黑雲裏擠出來了，於是我倆一同望着月，我把眼睛斜過去偷看着你的臉兒，臉兒啊，阿！雪白。你眼睛裏的靈光比月兒還亮。你不是還說了一個故事的麼？——月兒和太陽本來是姑嫂兩個，上帝特派她倆日夜的巡遊，嫂嫂開口道：“你還是願意在日裏遊行或是在夜裏巡走？”姑娘羞着臉兒答道：“我是姑娘呢，我的面皮嫩，這是很難為情的，我就在夜裏巡走吧！”嫂嫂答應了她，於是月亮在夜裏走，太陽在日裏走，但是，人是都愛看姑娘的，所

以倒是反而看月亮地來得多。……

啊！愈想愈多了，這些我都清清楚楚地記得，你不是說了一首山歌的麼？

——姐在園中拔白菜，大膽的情郎闖進來。奴叫一聲情哥哥，你要白菜拿幾把去，要採鮮花今晚來。郎叫一聲姐兒，晚上什麼時候來？姐兒香房在那塊？奴叫一聲情哥哥，日落酉時煮飯吃，黃昏戌時我在家把酒篩，我家後花園裏有三條私訪路，從花牆外面，過院牆裏面，一步一……緩緩地斜進來……

一更一點進姐兒房，娘問女兒那塊響，女兒叫聲我媽媽，東村的黃狗來偷雞，嚇跌在房門上響。

二更二點在姐兒房，娘問女兒那塊響，女兒叫聲我媽媽，西北風急，毛雨兒却無情打在我紙窗上。

三更三點在姐兒房，娘問女兒那塊響，女兒叫聲我媽媽，隔壁的花貓來捉鼠，墮他女兒踏板上。

四更四點在姐兒房，娘問女兒那塊響，女兒叫聲我媽媽

，脚頭寒冷拉衣裳，羅裙帶兒上有個針管兒碰在床綁上響。

五更五點天明亮，奴奴起身梳妝打扮送情郎。送郎送到大門東，兩隻斑鳩對面交，姐問斑鳩交什麼，鳩說露水夫妻難相逢！送郎送到大門西，一對金雞對面啼，郎問金雞啼什麼，雞說我哭的姐兒送郎兩相離！

Z 妹妹，你說時全是一副女性的軟弱的音調，啊！音調啊，將永遠地永遠地在我心頭顫抖的振動着。

我倆的愛雖是不像和你所說的山歌一樣的風味，但像這樣的風流趣史我倆何時能親口嘗到他的滋味呢？

妹妹，你的手兒呢？我將挽你到那邊去，那裏是一座深邃的山谷，裏面有朶血樣的鮮花，我倆去交換我倆的靈魂的靈魂，在那兒永遠地永遠地住着我們一對，永遠地永遠地交嘗着靈肉的無窮的神秘的滋味，然而，我的至愛的

思戀着的妹妹呢？啊！你的膩手！你的乳頭！
啊！你的髮鬢？你的腰圍！

這已是什麼光景了啦！月亮又不知不覺從
霧一般的圍幕裏露出冷淡的無光的臉兒來，
啊！我的堆積着萬縷烟雲的胸懷，去向那裏葬
埋？我惟有斷逝着一個長夜，一個長夜，一個
長夜！

我惟有葬送了我青春的一個長夜，一個長
夜，一個長夜！

O as it fell upon a day, In the merry
month of may,

Sitting in a pleasant shade, Which a grove
of myrti'es made,

Beasts did leap and birds did sing, Trees
did grow and plants did spring,

Everything did banish moan, Save the

nightingale alone。

She, poor bird, as all forlorn, Leaned
her breast up-till a thorn,

And there sung the dolefull'st ditty, That
to hear it was great pity. (夜哭之後)

九月一日

新月般的石橋，那是，那是構通東西的孔道，站在石橋上遠遠地望眺，清清楚楚地看見你家門前柳桃，清晨的流水，薄暮的鳥啼，你，你和你的妹妹常在那邊歌唱遊戲，我無語，無語，沉迷，沉迷，我痛愛這樣的風景更愛你們在那兒低吟，當我小魚兒樣地走到你們身前，你，你的油光的眼睛，對我表示着萬分熱忱，你的妹妹連忙拉着我的手表示歡欣，你血一般的，啊，你羞笑着血一般的嫩唇。膩白的藕一般的手臂，梨花般的臉蛋兒，在你眼部下顯現着

像剛哭了樣的水紅，你眼珠兒梭兒樣的玲瓏，
這樣，使我餓鷹樣的眼球裏拉出了情絲蜘蛛一
樣的緊纏着你不肯放鬆。在從前，不是麼？你
一見了我就害羞，低下頭去紅一陣，白一陣；
將面龐在火一樣的蒸氣裏藏躲，蝶兒樣的在花
間消閒，像失去了同伙，似有雲兒在天空佈雨
樣的不安推在心頭，現在你正是春花初放，你
已了解了愛，在我的面前，顯出萬分的活潑嬌
妍，有一次，不是麼？你羞答答地對我說：
“我的終身……”說後你和我默默無語，
一同死樣地在夜氣裏沉靜下去

Z，我的妹妹！要曉得我寫以上幾句的時
候我的身心將炸得粉碎了！我本想到這裏頂多
一個禮拜要逃回去看你一面的，今天恰是星期
日，我到這裏已一週零兩天了，然而我還是逃
不了，就爲了這一點變故，我病啦！我病了呀！

妹妹！現在頭髮脹得很，心裏貯滿了悲愁，滲透了酸味，我真萬想不到我的心情會變得如此脆弱，無論一件什麼輕微的事，都能強烈的激動我。使我感傷，使我不自主的落淚，使我什麼都覺得荒唐。

夜氣寂寂，杳無聲息，從遠遠的村子裏傳來悲哀沉痛的喪鐘，啊！音波緩緩地低澆下去，一聲聲地葬送了時間的急流，啊，我倆離別時候，我倆離別時候！

那是我的心絃是怎樣地顫抖着呀，現在又是怎樣地痛恨！麻木的走出凝思，凝思，癡愁的牽戀啊！巫蠱似的擾亂了我的心魂，淚淋淋，淚淋淋，如今夢裏難尋，何時再見伊人！驚一陣風聲，惱一陣風聲！映窗楞，月兒在庭心，篩一簇花陰，怨一簇花陰！抵牙兒，細思量，是一個情人，第一個情人！

九月二日

一早醒來，頰兒上就塗滿了眼淚，這，這是如何的傷心的一齣啊！然而這夢兒的本身是美的——

‘我對着鏡子照了又照，我看見我兩顆圓大的眼睛在瘦黃的面上裝置着很不相稱，我把眼睛對鏡裏枯黃的面孔無光彩的打了個滾，我覺得我的感官是兩樣了。’

因此我在死寂的房中沉默着，沉默中含着一種期待，期待着你的到來，在久待急躁中，忽聽得你的步聲！啊！是怎樣地使我的心弦驟然蕩漾起來呀？於是，你那美麗的春桃般的在我面前呈現着很明顯的笑渦的面孔，玲瓏而窈窕的身材，軟軟的體骨兒，穿着件緊貼的嫩綠的旗袍，從我急促捲起的布帘外緩緩地燕兒樣的飄了進來，我猶疑地走上前去握住了你肥白

的手。於是你在我旁邊坐下，你的神態表示着不安。

“聽說你，你病了，我很不安呢，啊！你的面孔真教我可憐啦！你………………”

我不安的沉默着，你閃電也似的目光，嫩紅的腮兒玫瑰的嘴唇；勻細的肌肉，發達的臀部，處處都具着強有力的誘惑，送給了我無窮的柔軟的愛嬌。

“是的，你特來看我，我很安慰，我病着好久啦！”

在無意中總是愛碰着你的手；或是你身上的任何部分，我覺得從接觸上感着無上的沉醉的快感，我說這話時，喉頭顫抖的寒着，在無意中故意的摟住了你的腰圍，我小羊兒樣地將頭伏在你的大腿上痛哭。

“哥哥，你現在又覺得怎樣了呢？啊……”

“……”你低微地彈着你脆弱的音帶。

“我我……”我的話還沒說，我忽然死啦，就在你大腿上死啦！

你面孔上失去了潤色，無光了，灰青色的死板，你將手兒在我胸前輕輕的按摩，兩滴水銀樣的眼淚滴在我的唇角上，繼而，你柳葉兒向水面上飄去樣的輕柔吻着我的額，你的長髮在我面孔上，胸前，波紋樣地蕩漾。突然，我把瀑布樣的熱情之甜蜜，從你唇邊吸受，我不知不覺地蘇醒了。

我的手臂依然撲緊着你的腰，我把疲倦的眼睛緩緩的展開，啊！我是醒了，然而你的嬌媚輝娟的後影何曾多留一刻給我細細的觀瞧！，

洗了臉，早粥却無心吃，拿起鏡子照了又照，自己覺臉兒比昨天更憔悴得多了。

我毫不打頓地走出門外，啊！這樣闊大的一個曠野，一眼望去，我心頭絲毫感不到暢快，我昏昏沉沉地翻不出主意，找不到安排，默默地，默默地倚着秋柳，對流水發呆。

過路的生人都離異地注視着我，以為我是一個癡獸，啊！啊！他怎能了解，怎能了解我內心的難耐！

又走到房裏喝茶，想把心兒放下，無意地又翻到了‘左祝梨’的‘啞愛’，雖是受了一些感動，却又說不出話來，自己的語句祇有向自己肚裏葬埋。

繼而又信手翻到！一張次仕壽本裝的報屁股，我本來無意去讀他，這些報屁股上的文章原都是給人消消遣解解悶的東西，我現在並不需要消什麼遣。然而，我黏性的心理却被牠吸住了，那第一句是“我的小姐姐”，教我需要

愛的甘露來滋養的將枯的情苗不得不在裏面尋一些幻滅的愛的潤澤，這東西不全了，大概是我從前由報屁股上撕下來的時候太大意了吧，題目好像是‘偷會的趣味’，恐怕這報屁股的生命難以保存，就抄在這裏到也好，好者不長，你高興看麼，妹妹？下面就是的——

.....

“我的小姐姐！”他摟住吻喂着。

“我的小丈夫！”那被裏的熱情的小黑眼睛說，“哈哈！你的手這樣粗魯，將人弄得難受，拿出去，小狗，我的小狗！”

“姐身上這樣嫩啊！這是什麼？”

“這是奶子，小狗！弄得人怪難受的！”小婦人迷着眼說，“啊！不要到處摸了，上來睡睡罷，摟住我，摟住我，哈哈！”

“他出去做什麼了？”男的問。

“賭去了，”女的答。

“他怎不在家摟你呢！”男的問。

“我只讓你摟，小狗！”女的。

“你那個好呵！我見過！”女的說。

“何時見過？”男的。

“你怎不在家陪她呢？”女的。

“我只願陪你一輩子，姐姐！”男的。

“有這牆我心裏就放心，插了小院門。”
女的說。

“有這牆更靜消更樂！”男的。

“你愁着跳牆麻煩不？”女的問。

“跳牆時心裏跳得真好！”男的答。

妹妹，我看完了這篇東西的時候着實有些

是快，這倒不是理想着這裏的描寫的動作表
青××××××，這實在又引起了你對於你的
許多值得追悼的回憶。——

雖只不過兩天之久，但比兩年兩百年還難
矣，我忍不住了，又走到你家去看你，你正在
那兒描畫，一身桃色的外衣，掩在那一盆深綠
的荷葉之下。兩隻嫩白的手在柔輦地移動，頭
上的短髮也隨着微微地抖蕩，我輕輕地走到你
的身旁。你見着我，你的筆尖兒頓然凝住了。

“這畫的什麼？”我微笑地指着畫。

“什麼？你不知道。”

“爲什麼？”我把眼睛掉過去看着你。

“那末你猜猜看。”

“啊啊！是蜻蜓，啊啊，是荷花，是蜻蜓
要吻着荷花麼？我說的對麼？”我忍不住咬着
唇子笑了起來，兩眼又梭到你身上去。

你好像是給我猜中了，禁不住慢慢地將眼睛低了下去，正映着盛開的荷花，你的臉兒格外的紅了起來，望着我的眼睛嫣然一笑。

“那邊兒去坐罷！英和粉和紅都在那邊呢！”你將畫具收拾起來，又是在背我後嗤的一笑，連忙地，你自己已先到那邊兒去了，你凝聚着你眼睛裏的光，展開唇兒害羞樣地笑望着我不動。

.....
.....

妹妹，這些回憶恕我不再寫了罷！你能想起，定許比我寫得還細膩，現在我已是不願再看那些使我嘗着回憶的苦杯的文字了，在這裏我只有一天一天的憔悴，一夜一夜的忿悔，在夢中把你追隨。

飯後勉强的上了兩課，已疲憊得不能支持

，許多學生見了我的臉兒瘦黃得着實可憐，都留神的注視着我不轉眼，那一個個都擺出奇異的冷態在我眼前呆板的排列着。

晚上却又不能入睡，心胸裏汎起一層層的情海波瀾，更覺得難堪，妹妹，你可憐我麼？

妹妹，我糊塗了！勞你的玉臂抱我一抱，給我安慰的光，把我的靈魂在你的胸前埋葬將快樂的花朵尋找。

九月三號

傍晚，霞光在大地上排佈了席筵，爲着這沉寂的郊野般勤祖餞，我在田岸邊極目四覽，夕陽嘔吐着烈焰，血樣的鮮紅，漸漸地燒到天邊，這裏有個少女，她低低地默默無言，對我陰沉地波動着她靈活的兩眼，把食指兒咬在唇邊，她漲紅了醉顏。

於是我在那兒呆住了。仔細地對她觀瞧，

我只疑心是你孤獨地在那兒感到寂寥，在那兒
撒癡地對我真摯地流露着你的愛嬌。

許是你，啊！爲什麼，爲什麼不雲霓樣地
向我飛跑？

許是你，啊！爲什麼，爲什麼不告訴我什
麼把你的靈魂在那兒纏繞。

夜兒悄悄，月兒皎皎，風兒微微。秋柳把
腰兒輕輕地擺搖；我對着黯淡的水色凝聚着我
的目力遠眺。

啊！水頭盡處，曾有一對人兒度着夜宵。

狗吠聲裏，寄着那一對人兒別離的傷悼。

我回轉了身軀，盲目地走進了荒蕪的墓道。
——我眼見那鬼妖，在嫵媚地對我舞蹈。我
眼見那黑魔，吃人樣地對我跳躍。我眼見那骷
髏，秘密似地對我微笑。我眼見那尸骸，伸長
了骨手，要將我擁抱。狂奏着雷霆樣地樂聲，

湧起了瀑布樣的音調。

我嚇得一陣狂叫，連忙地向村子裏遁逃。
啊！我的青春就被棄在那兒哀號，將夜夜沒個棲宿之巢。

我的青春浮雲樣的飄渺，我的青春就這樣流水樣地輕輕地丟掉！

啊啊！我將展翼而長飛九霄，在天上把我的一生宣告，孤雁樣地喊叫。從破曉叫到黃昏，從黃昏叫到破曉。

夜兒仍是悄悄，月兒却不比起初嬌妍了，我死一般地對我的失去的靈魂祈禱，眼對着墳墓樣的黑暗的水色凝神遠眺。——

啊！水頭盡處，曾有一對人兒戀着夜宵。
狗吠聲裏，寄着那一對人兒別離的傷悼。
啊啊！我的散失靈魂啊！水頭盡處，狗吠聲裏，在那兒，你將永遠地，永遠地，永遠地

，是一隻落魂的迷途之鳥！ (雞啼之夜)

九月四日

.....
.....
.....妹妹，飯都
不要吃啦！將怎樣辦呢？！

××××××××××××××××××××××××
××××××××××××××××××××××××
××××××××××××××××××××××××身體是病
得這樣的可憐，神色是這樣的枯槁，錢，是一
個沒有。心兒，終是勃動勃動地跳。

九月五號

今天我覺得舒服了些，直到了完了課——
下午四點半左右才覺得舒服了些的呢！妹妹！
你曉得我已在意外找到了一個安置靈魂的香廬
麼？呀！當我初找到的時候我是發狂一樣地歡

慰，當時，就在那兒心滿意足地睡了一覺。

本來我是悶極了，什麼都弄得發亂，一早起來就把一隻燈罩兒打壞了，吃過飯，到房裏洗臉，無意之中又打壞一只，自己心裏覺太說不過去，這是公物，一天損壞兩隻雖不是有意但在事實上或者覺得不美罷。於是叫役夫連忙買了兩只回來，買回來以後剛接到手裏，一個不留心又打壞了。

下了課，心裏覺得十分束縛，想到外面去走一遭，於是就信腳跑出校門。那是我似曾到過的地方，那兒有池，池邊的綠草並不算多，那岸旁有桿青翠的垂楊，很嬌小，我倚在她的腰兒上看着河邊上的小魚兒的活動。沉默了一刻，有些兒冷意，感不到什麼新鮮，就懶懶地向原路歸來，埋着頭，眼睛裏看不出什麼。

於是我和那嬌小的垂楊分別了。

忽然使我想起你那嬌小的白羊兒來，在傍晚的時分，你是常牽着那小羊兒一同走的。這時候，正是你去牽羊兒的時候，這路徑，正像你牽羊兒的那條路徑一個模樣。於是我就在那路口徬徨着不安，回過頭去，啊！那不是你親手繫你嬌小的白羊兒的垂楊麼？啊！是的。

於是，我又跑到柳樹下，在那兒不言不響地偷偷地尋找你的蹤跡，啊！我的妹妹，那嬌小的綠柳四周充滿着你的氣息。

我在那草地上安排了我的靈魂，甜蜜地閉起了眼睛，啊！啊！遠將舊事從頭省，你，你啊！你曾在碧桃花下等。那也是太陽快將西沉，我迷着了花徑，你移動着你的濃影，進而欲退地走近，走近，走近，你捫着我的胸心，懷疑我害了微病，啊！你那末多情，你那末多情

！你輕輕訴聲，欲言又停。

我愈想愈濃，但終究只有矓矓，於是找見了一個空洞的美夢。——

我倆在一簇花叢中。我醉了般的躺在地下將你捱擁，你用三個尖尖的中指輕得像鐘擺一樣的拍着我的心胸，你銀絲一樣波動的喉嚨，歌着青春之讚頌：

莫放鬆，這青春，你把春光輕輕送！來把我們的青春交給長風，在天空，在天空，儘把雲兒染成血花一樣的鮮紅，灑着我倆的情絲和細雨一樣地濛濛……

醒來你忽然失蹤，在我心頭丟下了舊恨重重，嘆一場空洞，何時相逢！何時相逢把話兒一一端詳，細數春夢！

據說中秋快到了，掉個指兒算一算中秋日是下禮拜二，那末我在下禮拜六把課應酬完

了，禮拜一請一天假，禮拜日就可以回去看你
啦！妹妹！我望着中秋馬上就到，我將小雛兒
一樣地向你身邊飛跑，中秋的月兒是圓的，我
希望着我倆和月兒一起圓起來度着良宵。

(秋雨梧桐落葉夜)

九月六日

.....

九月七日

中秋還有一個多禮拜呢！要等地球再打十
來個滾才可能見你，我是怎樣地焦灼着，一分
一秒都像在故意地拖延着比一年還難挨的一個
長夜，一個長夜，一個長夜。

妹妹！且把這年前你採給我的初放的薔薇
比做你的心幃，我將鑽進薔薇的心魂裏，偷
偷地和你歡會。

九月十二日

病得和落水雞一樣地可憐，校裏的職務委實不能爲力了，請了幾天病假，同事的面孔上都做出那種難色來給我看，妹妹！我心裏是怎樣地氣憤。

這幾天來着實難堪，校裏八月份的錢還是領不到，向朋友臉皮老厚的借了十隻羊，住在這小小的醫院裏，飯仍是吃不下，把鏡子照着自己的臉，細細地端詳，啊！我是這樣地消瘦了！我是這樣的憔悴而枯槁了！我的鬚鬚把我的青春趕走，我的心兒勃勃動動的不安！醫生每次拿藥給我吃的時候，總是很切實愛護我，教我不要想思，把一切都拋在身外，說這病已到了很危險的關頭，自己再不細心，一天一天地拖下去，未來也許難說。弄得我心頭更是忐忑着難受，Z姑娘，我的妹妹啊！我的心兒何

會能夠撇開了你呢？何時不在想思着你呀！

死一樣地沉寂，我躺在床上不動，月亮在窗外偷看着我焦灼的垂死的愁容，妹妹！月是不圓，人却更有不圓之傷感！

中秋節馬上就到了，無論如何，那怕死，我都要趕回去見你。你現在是同樣地想念着我麼！我的Z妹！你還那樣地愛我麼？

Z妹！我心裏將有千丈萬縷的心絲在你面前一一地理清楚給你看呢！

(伏在牀上頭暈時，看殘月西沉了！)

九月十三日

從荷的信裏知道你近來也病了。妹妹，你什麼病呢？我的心兒更難堪啦，難道你精神上也遇着了劇烈的刺激麼？

九月？日

據說中秋已經過去了！然而我畢竟沒有能

回去看你，這兩天覺得舒適了些，却照例地要強勉地去做所謂“上課”的一回事，腦裏仍是昏昏沉沉地，只望着你的消息，妹妹，爲什麼你的音信寂寂！

(半夜三更)

九月？日

啊啊！妹妹？我又病了！

今天一早，我躺在床上呆望着帳頂。突然地有人把我的帳幕拉開，我吃驚似地移動了眼球，啊！仔細看清！仔細看清，原是我的朋友——丁玲，他看見了我消瘦的臉面孔上很不自然！接着他問：“你好了些麼？”“大概好了些吧？”我沒有說完的時候他就握緊了我的手，對我嚴肅的注視。

“你從那裏來的？玲！”

“家裏。”

“啊啊……你特地來看我的麼？……”

我說後喉嚨哽塞住了。

“是的。我本來想到 S 鎮去呢！”

“那末你你……你現在就去嗎？”

“不，不去。”

“啊啊！……你近來看見 Z 沒有呢？唉……”

……”

“Z 嗎？啊——看見的，她近來很悶呀！”

”

“啊啊……你和她談過什麼沒有？”

“唉，她問及了你的，說——‘滿爲什麼不回來過中秋呢？’”

“那末你怎樣答她？”

“我告訴她說你病啦！”

“她怎樣表示？”

“她低低地埋下頭去，潤濕了眼睛；”

“你安慰她沒有？”

“我說——‘他的病快要好了，馬上可以
回來看你呢？’”

“她怎麼樣？”

“她更哭得厲害啦！”

“啊……爲了什麼？”

“她……”

“她怎麼樣……？”

“她母親已將她允配給姓芻的做媳婦啦！”

“什麼？……??”

我緊張着眼球。

“她已經……！”

他吞吞吐吐的。

“已經怎麼??”

“已經由家庭做主配給一個不相識的姓芻
的了！”

“啊??”

我握緊了拳頭，使勁地勉強地坐起。玲疑我發了瘋，做出驚異的樣子抱着我。

.....

啊啊！Z，玲的話當然是確實的了，但你不是我的了麼？你還能問及我你，大概不致於把我丟開吧？但你還是那樣的愛我麼？你是同樣地想念着我麼？Z，我的妹妹！你那樣善於流淚，你的頰兒那末容易發紅，有誰來安慰你呢？我，是枯槁了吧？

(半夜三更，頭暈眼花，衾窩裏泣喚你的小名，淚濕了你的枕兒。)

九月？日

.....這一點一點的.....
.....一點一點
都是我的火一樣的血紅的悲憤的淚痕啊！Z妹

！我的初放的玫瑰，我願你還是那樣的嬌媚！
我，我就在你面前披露着這將碎的心，直到宇宙的滅毀。

玲昨天回去了！我一個人了！他昨天問我有沒有話對你講。不妨告訴他由他轉達，z妹妹呀！我的話那裏能講得出半句？！我恨着文字太笨，文字是笨人用的東西，我火一樣的真情，文字還有什麼力量表白呢！話，更是粗拙的東西，話雖講出口，一朵血紅的心始終是捧不出的啊！z，我的薔薇，我惟有流着眼淚。淚兒死黃的醋漿一樣的酸苦，從眼角爬到唇邊，從唇邊鑽進喉頭。我垂死一樣地伸出了兩手，在胸前不住的撫摩，將兩眼使勁地關鎖，想把這長夜捱過。啊啊，一個分手的淒涼之夜，爬入我的眉窩，你低低地埋着頸兒，背着了小河，哭動了那棵綠柳，你默默地轉過身來，又

默默地軟着腰兒朝我，啊！你緊握着一顆花朵，你臉上飛白，啊！你嫦娥，你繼而澀着緋紅的雙頰，儘讓你的眼淚一串一串地在上流！

啊！我倆別離時候，那是你我別離的時候！

“你沒有話對她說麼？”

玲又追問了我一句。

“有是有的，講不盡啊……”

“總得講幾句！她也和你一樣難受着，或者會比你更難堪呢。”

你將知道我的愛情是怎樣的真……”

我哭得說不出來了。玲見我傷感過分，連忙道：

“我爲你想幾句吧！總之我講些使她安慰的話就是了！”

“……不，假使她問你：‘滿哥怎樣？’

你就說：‘他什麼都不幹！’假使她面孔上露着笑容，你就說：‘他憂愁得要死！，那時候如果她哭了，你馬上說：‘他明天回來看你呢！’，………………”

；妹呀！你將知道我的愛情怎樣的真！

啊啊啊！惟有你知道我的愛情這樣真！

（冰輪一片在天庭，照花梢，院落人靜，淚兒一滴，雁兒三聲！）

九月？日

滾沸的蟲鳴，浸透了宇宙的春心，不，這是殘秋時分，莫非是埋怨着青春！我，昏一陣，亂一陣，將眼兒睜開，將牙兒咬緊，想把一顆一顆，一顆一顆的星兒看個分明，只是呀，心兒模糊，眼裏失去了精靈！我又側耳細聽，把我的心魂，垂死的心魂，對死寂的天宇乞憐，將你的消息探問，然而啊，夜兒這樣的死沉

，一切已失去了動靜！我惟有飲泣吞聲！埋下
頭來暗暗地把眼淚揩個幹淨！……………
……………

九月？日

總是盼不到你的一封音信，難道你竟突變
了麼？妹妹！

啊！假使有，那我要把她吻之又再，然後
把她拆開，帶淚的看，密藏胸懷，握住她一個
長夜，一個長夜，一個長夜，啊！那也是徒然
把我將碎心瓶打壞！

我正在這樣想着的時候，真夢不到柳又來
了。他的意思是來看我的病的近狀。

他說你近來確是突變了，四五天裏沒有看
見你的面，只在昨天到我這裏來的時候看見你
一次，本來想和你說話的，因為你的眼睛有些
紅腫，面孔上汎着悲哀的波浪，怕觸動了你鳳

仙花果一樣的心，就沒有開口。妹妹！是什麼將你纏繞。啊！莫非是，莫非是我給了你的苦惱，

談了些題外的話，最後由他的口供才曉得你和姓芻的事並沒有確定，心上才安了些。但是妹妹，我的薔薇！總之，這不是謠言了啊！曉得這幾天來你是活蝦兒下了油鍋一樣地難受，這問題當然不容我在你面前×××××。

晚上憑空地得到梓的長信，妹妹！這更是一個絕大的刺激！詩絲，她是未有情人的人，她自殺了！妹妹！這消息告訴你會哭麼？

她一個人孤獨地奔走到一個荒涼的鄉間去，受盡窮苦與懊惱與悲憤，畢竟，她自殺了！

她和我一樣地把教書匠的擔子挑到肩膀上以後走到社會的路上做起所謂‘事’來和我一樣地消極。

無怪她如此，在現在的社會之下當個教書匠整天地挑着那副呆笨的擔子向前走，本來也是窮途末路啊！和些不相識的齷齪的野猴兒一樣的小孩子做那叫做‘上課’的‘事’，是多麼使人厭倦？她和我一樣地歡喜藝術，這在一個研究藝術的青年是多麼枯燥，無聊，單調！嘴，老是那末滔滔不絕有如江河水流地想出心裏所不要講的話出來講，目的是糊口，騙飯吃，手裏老是拿着一枝粉筆，在黑板上想出心裏所不要寫的字出來一個一個地寫，寫了又措，那末措掉再寫，做什麼呢？！問他的目的——一言以盡之——在‘拿幾個齷齪的臭錢！’這還有什麼多大的意思。

本來在她雖然很了解人生的責職不盡於此，但如果目的在拿錢吃飯，好壞這總還算得一個辦法，舌頭就是多打幾個滾，手指兒就是多

動幾下，那到也不妨，橫豎是給我們用用的東西。

然而現在却拿不到錢這算什麼呢？！

況且，她有她的特殊，況且，她有她比天還大比地還重的心事緊緊地壓在心頭丟不下。

（你當然很了解）

於是她掙扎了！

於是她幻滅了！

於是她動搖了！

於是她失敗了！

於是她頹唐了！

於是她病了！

於是她變了！

於是她瘦了！

於是她黃了！

於是她心碎了！

於是，她一句話講不出，就是講得出又能對誰講呢？有心兒對自己何必解剖！？有話兒對自己不必申訴？！

於是她自殺了！

她死了以後，一無所有，除了她那平時日記彙成的——

“孤鴻的密淚”

在牀頭斜倚着玫瑰色的枕兒以外。

孤鴻的密淚！

孤鴻的密淚！

啊！這是多麼動人的字句，這裏面深藏着悽慘的靈魂，悲哀的酸辛！

從牀上抓起，勉強地支持着，我猶疑地在鏡前照了又照。

啊！病了麼？

啊！病了！

啊！瘦了麼。

啊！瘦了！

啊！變了麼？

啊！變了！

啊！碎了麼？

啊！碎了一半！

啊！死了麼？

啊啊！等死等死！吧？……………

z 妹妹！玲回去沒有？看過你麼？有沒有
講及我？妹妹，我的薔薇！

祝你，祝你珍重！安慰！

你可憐的朋友，

昏昏沉沉悠悠，

絕筆於——

秋雨風燭樓頭。

四

××××××××××我真模糊不清，我已失去了精靈！啊啊！這波動着的淚影，是夢？是真？——

——……………是一個夜魔的來臨，那時還沒有上燈，你叫聲‘妹妹，’攙住了我的腰兒要吻……………

——你說：“親一親嘴吧……………”

——我說：“……………怕有別人！”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你，情不能禁，狂熱地抱着親親。啊！那是愛字頭上紅色的一撇，那是極樂世界一剎那間的蜜蜂鼓翅的微渺仙音，在吻邊交嚙了交嚙了我倆的靈魂的靈魂！你的心狂熱得使你說不出一句話來，我深深地知道了你的心頭不寧，但你啊！却還是把我的手兒握緊，不言不語的沉默着維持着一種不安的

幽靜。啊！我愛你，我的心頭堵塞了，我愛你，我發狂了！我愛你，我不能自持……我愛你，我是發抖了，我是你的，我遺流淚，我圍着你的頸兒，緊貼着你的胸膛，給你盡情的擁抱。××××××××……

我禁不住低微地叫一聲：“哥兒！我的……心”

你說：“妹妹，啊！你……我的靈魂的靈魂！”接着你將你火樣的舌尖插進微顫的嘴唇。

我說：“醉了啊！哥哥！”

你說：“快炸啦！妹妹！”接着你抱緊了我，我在你肩上輕柔地撫摩。……

啊！這是夢？是真？我睜開昏迷的眼睛，這一片一片的淚影，灰色的波紋，在那兒顫抖，消沉！啊！是真中的夢，是夢中的真！

哭一陣，暈一陣，淚血淋淋！

這灰色的孤另瘦影，怎捱過一更二更三更
四更五更啊！更更悽喪，夜夜昏倒天明！

吾生薄命，儘送了一個殘生，從此幻滅的
飄渺夢魂，將何處投奔……………

五

……………

滿哥！

我是怎樣的哀愁！

我是怎樣的難受！

呵呵……………

我要握緊了宇宙，

和雞蛋一樣的向那峻嶒的峭石上摔個粉碎

方休！

啊……………你？

啊……………我！

病 中

‘醫生’日記

到北平後的第二天，頭真痛極了，什麼東西吃不下，作嘔不止。密斯W爲我介紹她的哥哥魏醫生爲我診治，魏先生和我是同鄉，年前在家看到他一次。那時我還很小，記不清楚是什麼時候了。我記得他在我們村裏教過我的課。他替我看了十幾天的病。這是最後四天的日記，我因爲病不是他所能看得好的，而且心裏

有些厭煩，以後我搬進C家裏去了。

一七。

灰暗的小室中，那燈光就黯淡得像在沉黑的空氣裏掙扎着似的疲倦了，在黑暗的寂寞的臉上塗着一種死黃。

桌的右旁，猛然一看，簡直像霧樣的模糊，模糊中，透露着一個少女的輪廓。她，兩臂蓋着桌面的一角，伏着，將臉兒在兩臂間隱藏起來了。許久，許久，頸兒，肩，背，光下的髮，微微地顫抖聳動着，在哽咽，飲泣。許久。抬起了頭，面孔上浮泛着一層哀慘的呆板的灰白，凝視着燈脚，呆得像木頭樣的。許久。兩點濃滴滴的眼淚，映着燈光，星兒樣的閃亮，從眼角流到鼻旁，從鼻旁流到吻邊，從吻邊遲凝地爬到下巴的下部。最後毫不顧戀的滴下。滴下了，她重新將兩臂支在桌面的一角把兩

掌按住臉頰，許久，又埋下頭，哭出聲來。

醫生（走進，驚視着，不語，忽然呆住，掉轉眼球，默想。繼而輕輕地走近她，摸着她的髮，面孔上湧出同情的沉悶。）密斯V，你……又是這樣哭啦！唉！心事想開一點吧！

汝貞（欲抬頭又縮轉了。）唉！先生，你來了……

醫生 這樣哭也是白損了心血呵！你還像個小孩子，自己不曉得保重麼？

汝貞 噯，先生！我……也有……我的……苦處呵！唉~~~~

醫生 誰沒有苦處呢？沒有苦處還算得什麼人麼？V！V！你的苦處我很了解，你這樣悲傷得不堪終不是一個辦法，心事想開些兒吧！你曉得我爲了你心裏是怎樣地不安呀！這樣的夜涼月色，我們到外面去走走吧，我們丟開

了一切，來做個乾淨的白人兒吧！

汝貞 先生！（哭了。）我的心坎上已留下了千古不滅的浪痕，染上了血紋層層，我的心靈，到何時有個安靜？！這悽愴月色，只在那血紋上重上了萬層舊恨。我的心呀！到何時能把層層血紋洗淨！（淚灑。）我！我何時再能做一個白人兒呢……

醫生 你該重新做一個人似的，穿上你的白衣，從現在起，把一切已往，勇敢的焚燬，將牠化成死灰。我……我再三說你還這樣年青，總不該這樣的拘束……幸福總在後頭。

汝貞 先生，從我的人兒死了之後，這世界的一切，已往，將來，早已在我心裏焚燬啦！唉……

醫生 （轉身，發見地上有一本書，拾起，看。）啊！你原來是看着這篇東西以後受

了感動麼？呀！這是不值得的，我也看完這書，其實說得也真太無聊了，你竟受了感觸麼？

汝貞 這小蝶兒使我哭呢！唉……先生，她那末可憐，難道那就是我麼？唉！那就是我哇……

醫生 這小蝶兒是不對的。

汝貞 但我沒有看完，我的心兒已割去了一千，再也不忍看下去啦！

醫生 這蝶兒做了一世的夢呢！

汝貞 以後她怎樣？她……死……了……麼？

醫生 我正要將這事情說給你聽，你聽了也要用你的理性來否認這小蝶兒吧！小蝶兒還是那般年青，就白白地埋葬了她黃金的一生，你看可惜不可惜。

汝貞 後來怎樣……

醫生 後來她抱了滿腔的熱血，快炸的心，從她的圍羣裏逃出來，飛出圍裏去和她心愛的兒幽會。

汝貞 會見麼？

醫生 那兒不見啦！

汝貞 那裏去了？

醫生 被一個東西摧殘了，夭折了！

汝貞 什麼東西摧殘他？

醫生 是人。

汝貞 人？呵！人是萬惡！……她將怎樣呢？

醫生 她哭，無語，捧緊了兒的腰，密吻，流淚。

汝貞 她就那麼哭下去嗎？

醫生 怎不呢？她不願再飛到別的花兒上去，她覺得那兒溫柔的強烈的愛嬌和一種麻

醉的火焰在濃烈地燻她的心芽，她願意在那兒
沉黙，永遠地，永遠地在那兒吮着虛無的悲傷
的香涎，永遠地焦灼了她沉迷的火樣的心，真
是太不值得了！

汝貞 先生，你怪她錯了麼？

醫生 可是她在抽象的具體中做她縹渺的
幻滅的夢的生活，昏了一世啦！

汝貞 以後她飛去了嗎？

醫生 不，她不飛。

汝貞 呵……………

醫生 而且她一直等到霧兒不見了，陽光
兒冷淡了，枯黃的葉兒落了，西風兒怒吼了，
她的那祇是光滑滑的莖兒枯瘦下去，最後，直
到一同葬下冰土！

汝貞 唉……………

醫生 你看她癡不癡？

汝貞 唉……

醫生 你看她瘋不瘋？

汝貞 唉……

醫生 你看她獸不獸？

汝貞 唉……

醫生 你看她對不對？

汝貞 唉……

醫生 你看她可憐不可憐？

汝貞 先生，然而這也有她的意義的！

醫生 可是你以為可惜不可惜？

汝貞 愛的力量使她這樣呵！

醫生 可是大自然將一切已是這樣的安排了。

汝貞 （埋下頭。）噯……愛情是沒有理請的。

一八。 風。

— 73 —

一個曠野的夜，樹兒都睡了，雲兒也入夢了。

醫生 呀！這樣疏星零落的天，這樣沉寂無聊的地，這令人悽惻的溪邊，這使人荒涼的樹下，可憐的密斯V，你又是在這裏感傷了麼？唉！（微微地搖頭，面孔上表示憂悶的樣子。）

汝貞 先生，（哀吟。）往事一件件，鎖着了心魂，那一絲兒風，那點點的星，那淒涼月色，那天宇沉沉。不覺得，不覺得這風兒吹下我一滴一淚淋淋，這花影，花影呵，篩碎了我未炸的赤心，我不見了的人兒呀！在這寂寞的曠野裏，我，要你投入我縹渺的夢境。追回我已逝之靈魂？

醫生 你的靈魂那裏去了？

汝貞 我的靈魂呀？我的靈魂！

在這寂寞的曠野裏狂潮樣地奔騰！

● 一九。

臥室裏。滲透了沉重的空氣，淡黃的火，
照着一個人兒病在床上。

醫生 密斯V……V……

汝貞：（聲音從被窩裏擠出來，）先生……
你……又來了麼？

醫生 你怎麼樣啦？你又病了嗎？唉！我
總要想把你的病醫好，但你總是這樣地悲哀，
V，你知道我心裏是這樣關念你，爲了你我日
夜地不安。你真不能想開一些兒麼？唉！

汝貞 我很感激你，先生！

醫生 真使我不得不爲你而憂慮，可憐你
總是這樣多病，可憐你總是這樣眼淚零零，你
總是這樣多情，總不免一場傷情，（坐到床上
去。）今天又想起什麼傷心的事麼？

汝貞（兩手掩着臉兒，）凝望眼，極目關山遙遠，淪落異地，胸懷悽慘，思念人兒腸斷，怎消夢中怨！

醫生 把哀愁放寬些兒吧！我再三說你這般年青，幸福總在後頭。

汝貞 離絕家鄉來。吃盡辛苦萬千，人兒無由見。一回首，淚兩點，怎耐着熱腸油煎！纍纍哀愁，鎖着我平生願！把哀愁且放寬，這哀愁怎放寬！（坐起。）

女僕（進來了，對醫生注視着，又悲哀狀看着貞。）

醫生 你這樣不能放寬。你的心兒固然受不了。就是肉體上也要受損！兩天來身體可好？唉！你臉又好像消瘦了好些啦！

汝貞（移身離開了醫生，站在桌旁。）兩天來，飯兒不想吃。心兒酸陣陣。夢沉沉。亂

昏昏。只覺得眼花頭暈，吃藥不見效，睡覺總不寧。

醫生：你哭也無用！

汝貞 我要將我的舊淚流盡，流盡了我的重重舊恨。我要將我春潮樣的眼淚把我渾濁的臉洗個干淨，這無窮的春潮樣的眼淚呀，到何時看他瀉盡！（昏倒了。）

女僕 小姐……呀！你……

醫生（驚視着不動。面孔上變色）啊！怎樣啦，唉！

女僕（撫抱着貞的腰，）唉~~~~（音帶顫抖得可怕。）先生……你氣了她麼？唉！小姐！小姐！

醫生（面色槍白。）不是不是，（連忙也彎下腰去抱着她斷了似的軟腰）

女僕（要哭了。）噯！小姐！（又在腕有

醫生○) 先生，有救麼…… 嚶！多病的小姐！

醫生 有……有救的，有救。(扶她躺到床上，不安狀，右手接着她的額。)

女僕 先生，你爲什麼到現在才來呢。早來一刻就有救了，早來一刻就好啦！唉！……

醫生 不，久已來了，早上，就來了兩趟。

一十。

醫生 今天頭還是那麼暈得不穩麼？

汝貞 並沒有什麼。

醫生 哈(淡笑)！(坐下)昨天晚上真是要把我嚇死啦！你那時知道麼？你昏了，倒在地上，是我將你抱到床上去的，在你額上試了試，真是熱得像火爐，我弄得說不出一句話來。

汝貞 謝謝你……

醫生 我對你沒有一刻不擺在心上，真是

不安得很。

(連忙抬頭去看簷邊的鳥籠。忽然看見有雀兒從籠旁繞過，出神的視着。)這鳥是誰養的？真黃得惹愛！

汝貞 女僕。

醫生 爲什麼我每次來到這裏屢屢看見雀在籠上飛來飛去。到真奇怪！

汝貞 誰知道牠，常這樣。

醫生 你厭看麼？

汝貞 是厭討的，但有什麼法呢？

醫生 雀也許愛了他吧！哈哈！(淡笑。)

汝貞 你怎樣會知道，這樣湊巧麼？！

醫生 你看他爲什麼天天來？真可憐。

汝貞 (低頭看她的情人的日記。)先生，請你不要講這些，我心裏真悶極了！

醫生 是的，但你總要想寬些，人久處沉

悶之下是要枯萎的。人總要能隨機應變，去創造新生，才有生的樂趣，我不是很誠懇的再三的勸慰過你嗎？

汝貞 我的生活過去了。

醫生 有未來，我再三再四的說你還這般年青，生的樂趣總在後頭。

汝貞 我沒有未來。

——沉默着——

醫生 我不信，比仿這籠裏的鳥總該想掙脫了籠。

汝貞 想又怎樣。

醫生 那末這鳥就這樣枯燥地活下去一點都沒有意外的希求嗎？

汝貞 他當然也有他先前的歷史，不過現在是被束縛了。

醫生 也得去奮鬥一場。

汝貞 他沒有這野心，看透了一切。

醫生 總之他該有掙扎的思想。

汝貞 他是有籠的。（翻着她情人的日記
。）

醫生 ——沉默着——

（慚愧的欲笑）如果那雀兒愛了他他怎樣？

汝貞 先生請原諒我，再三說我頭昏得要炸了。請你現在暫時不要捧出這些話來。

醫生 （面孔紅着）我總望你不要過於煩悶，青年總有生路，年齡一大可就什麼都完了，想振作都無用。像我……現在雖是不到三十歲的人，但是如果鬍子停一個禮拜不剃就長得難看了。所以什麼都消極，（立起去倒茶。）因此什麼都覺得少希望。

汝貞 還算好。

醫生 天真冷，你喝杯茶吧！（送到她面

前。)

汝貞 謝謝你，我在家裏到要你倒茶我吃

。

醫生 沒有什麼，又不是別人，（沉默許久。）總希望你能了解澈底我們的人生，你這樣我真沒有一刻是不在爲你不安。

汝貞 也不必，我是感激你的。（埋下頭去看她的書。）

醫生 （癡了一刻。）我要走了。

汝貞 走麼？

醫生 走，有一個姓俞的朋友，和我分別四年了，才從法國回來，今天硬要請我吃飯，意思想我介紹他到P 大學教書，真是太客氣了

。

汝貞 啊！那末我也不留你啦！

醫生 （向門口跑，兩眼注視着貞。）不必

，我一定要天天來看你的，像昨天一天就來了三次。

汝貞（看着醫生走到門口，沉靜的臉上忽然改了顏色。）先生，我很感激你的情意，可是我的病已可算漸漸地會好了，明後天我想搬到我的朋友家裏去住，這裏實在也太不適宜，所以……以後你也就不必費心神天天到這裏來爲了我而耗費了許多寶貴的時間吧，我是感激你的。

醫生（在門外立住，忽然吃驚的樣子，沉思。）啊！你要搬走麼！我總想每天看到你一面才快活。爲了你，我真有說不出的不安……

汝貞 先生，謝謝你，你這樣爲我多費心血，我是感激你的，可是想不到什麼東西能報答你，我心裏真不過意。

醫生（沉默着不語，低着頭凝思，不安

的嘆着氣。) ……………

汝貞 好，再會吧！你有約，不要耽擱太
久了吧！

民國十九年十月出版

實價三角五分

版權所有

